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出

註證

○逆順第五十五

內論氣有逆順用鍼者當
順治不可逆治故名篇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

此言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者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

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焯焯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

之脉無刺病與脉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

上工刺其未病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

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

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

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按史記野蠻之時神農時世衰

諸侯相侵伐野蠻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又按龍魚河圖

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跌身人語銅鐵頭食沙威振天下

黃帝以仁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

符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

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遂殺蚩尤二書似泐然殺

蚩尤則真宜此時亦有兵法刺法曰三句及下方其盛也

四句又見素問瘧論上工治未病二句又見素問四氣調

論逢蒲蒙切焯音靠詩板篇多將焯焯朱註云賊盛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也上文有與其未可
刺一句故此節乃詳明之自上工以至下工有此四等
正以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爲下工也逢逢之氣勢來迫
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衆者也故無迎者
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惰歸耳焯焯者熱之甚
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脉之未清也此皆邪
盛之時病勢與脉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
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
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脉
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

按此篇與瘧論皆言邪氣甚盛發為甚寒甚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勢與脈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醫者不可不知也惜乎東垣丹然諸君皆未嘗此所以後之醫者止有常由止瘧等藥則露宿早服而其餘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于邪已衰未盛之時每獲効為甚速云

○五味第五十六篇內詳論五藏所用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腑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

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別彼劣切

此言五味各先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先走之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腑皆稟氣于胃卽營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卽營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膀胱也

黃帝曰營衛之行柰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

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

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

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別音鯨行音枕搏音團周禮矢人凡相筭欲生而搏咽音烟此

節與本經邪客篇首節大義相同

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為營氣衛氣大氣以主三焦而

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脾乃化

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升則行于上焦由肺而行

五藏六腑所以灌漑五藏也其降則中焦行于下焦而

營氣生其升則下焦至于上焦而衛氣生別出兩行營

衛之道其大氣即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上焦即胸中又名虛

中命曰氣海上氣海主出于肺循咽喉而出人之鼻中出

氣爲呼則氣從是出入氣爲吸則氣從是入一呼脈行
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積至一晝一
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之一十六丈二尺者亦
積行八百十丈矣但穀化之精氣呼則出之天地之精
氣吸則入之其大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
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多入少故人半日不再用
穀則穀化之精氣衰至一日則氣少故晁錯曰民生一
日不再食則饑者正此意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菽米

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
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鷄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
苦葱辛秫粳

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
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菽米飯牛
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
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鷄
肉桃葱

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藏之病各有所當用也黃

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而脾病

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

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

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

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

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青色屬木酸味屬

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

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

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

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卽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

入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此言五藏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尅者也金尅木故

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土故脾病禁酸土

尅水故腎病禁甘火尅金故肺病禁苦此節當與素問

宣明五氣論之五禁本經九鍼論之五裁參看按宣明五氣篇

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

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

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又按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

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

甘食

肝色青宜食甘稗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小火

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霍皆鹹肺色
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

此文言五藏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素
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
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
以泄之腎苦燥急宜辛以潤之至未又云肝色青宜食
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本經作麻大肉
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蕤皆苦脾色黃宜
食鹹大豆豕肉栗霍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夫前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乃云脾
 色黃宜食鹹啓元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
 腎為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開關利而胃
 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藏不同也

此節與素問同

○水脹第五十七

內有水與膚脹
字義按各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

之

此帝欲問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蓋諸證病異而形相似

故宜有以別之耳

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為窠

俗云卧蚕

其微有所

腫如新卧起之狀大抵人之卧起者其目窠上必腫也

頸脈即人迎穴也此脈動于頸而欬動于內在陰股則

冷在足脛則腫在上腹則大以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

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

按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陰結語之水

啓元子云三陰者謂脾肺之脈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為水又按本經五癰津液篇有云五穀之精氣

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氣髓而不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凝而下下

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經瘦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滂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又按論疾診尺篇言風水膚脹視人之目窻上微腫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也按其手足窻面不起則當知新隨手而起為有水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鑿鑿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窻面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鑿鑿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其腹則窻面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為候也

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當為感風而

成此膚脹者乃曰寒氣所客似宜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窻面不起此曰按其腹窻面不起則當知窻

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
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鼓脹何如歧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大與膚脹相等但

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為候耳

按鼓脹與膚脹等不言按之起與不起當亦是不起

者惟其腹筋起者為辨又按素問腹中論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名為何病歧伯曰名為鼓

脹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臍已此方果有奇驗云

腸覃何如歧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

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

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

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於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癥而內着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癥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于腸外而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為候也

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衄以閉止日以益大狀如懷

石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
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於外惡血之在內者當瀉不瀉
惡血者名爲衄血留止于胞中日以益大其狀亦如懷
子惟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事不以時下此
其所以爲石也然腸覃石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
而下之按腸覃由寒氣客于腸外而始石瘕由寒氣客
於子門而始元時羅謙夫著衛生寶鑑有端露
丸見聽凡法以治二病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鼓節曰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
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此言刺膚鼓脹之法也二脹皆有血絡須先瀉之後

當分經以調之其有血絡又當再刺去之可也按帝有石水之

問而值無所答素問陰陽別論云陰少陽曰石水少腹

腫與此同但本篇之所謂水者即陰陽別論之所謂三

陰結謂之水與石水不同

○賊風第五十八內有賊風故名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

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

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

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

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濡而遇風

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

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此言人有故邪而又有新感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甚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卽上古天眞論等篇之所謂虛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處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病則本離于賊風邪氣而復有此病者之所以疑也伯言雖非賊風邪氣之甚然亦必有故邪與新感也蓋有所傷于濕氣或因墮墜而有毒血在其中又卒然有善惡飲食寒溫各失其常所以癢痺閉而不通也及其於理謂而或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濕氣毒血等之故邪相襲

如春林齊師
善言之龍裝

則

爲寒痺卽痺證之所謂寒 寒勝者爲痛痺也斯時也正
以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寒 寒雖不遇賊風邪氣必因有
所加而病出此發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痛 人之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
氣又母怵惕之所志卒然而 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
之事乎歧伯曰此亦有故邪 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
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逆 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
而不聞故似鬼神 母無同
惡去聲

此言有故邪而復動于情 故病似鬼神而非鬼神也帝
疑上文所言爲病皆病人之所自知有等不遇邪氣無

所怵惕卽卒然爲病此必有因于鬼神之
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未發因病人素

言人有
知因而

偶有所觸或好或惡則血氣內亂故邪與新志相搏遂
爾爲病此其所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故人不
知其故而以鬼神爲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
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
神也夫病旣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先巫者
因知百病之勝如運氣及藏府相尅之勝氣爲病又知

此人病所從生左傳史器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今
卽其病有祝之遂祐其素善鑒其誠心而病斯已矣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菹蘊不得常所使人
腹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胸
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
帝曰取之柰何伯高對曰積于上瀉大迎天突喉穴積于
下者瀉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
一寸一本云季脇之下深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及
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善死音

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
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悍滑
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有膜
散于胸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有膜而乃留于腹中
稽積不行鬱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
于胃中則爲胸爲腹在其中矣其病腫滿發爲喘呼逆
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胸中當取
之于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夫迎穴任脉經之天突廉泉
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胸中而言當取之于下瀉足陽
明胃經三里氣衛穴胸中與腹中俱滿則爲上下皆滿

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卽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
街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卽足厥肝經章門穴其積重
者卽攢鍼以刺之如雞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脉大而弦
急乃邪氣正盛宜避其來銳若脉絕不至則正氣極衰
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甚亦邪盛正衰所致皆不可輕
刺之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
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膚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
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

瘡耳焦

始受塵垢病在

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即闕中爲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則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脾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觀之于營氣但營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爲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爲腎之竅故觀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

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

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支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

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

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

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病變

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

間者少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數上聲勝下聲問去聲

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病所及有治

法也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為部輸運于

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爲柱上則爲
臂下則爲脛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腎經分肉之間
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輪蓋血氣之爲輪在于
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爲主不
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爲病耳欲知
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之爲屬凡一身之骨空其
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
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
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
其變化而調之是之謂上工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

奈何少別俱去聲

此帝即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已上

當作為少六歲已上當作為小

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

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膈肉堅一本云皮滿者肥膈肉不堅

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

膈音

此言人之有膏有肉者之分也肥者猶言壯也腠
後曲處爲膈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
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大凡人之多膏者其肉必淖但
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人之多脂者其肉必
堅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
能縱腹垂腠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大凡人之有膏者其氣必多

而皮曰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爲瘦
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爲大也人之有
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
且以肥膏三義爲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
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
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
澆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

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
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

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此三者必異于衆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僉曰衆人稱去聲

此言人之衆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

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未有著之玉版以為重寶故名篇素問有玉版論亦著之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台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為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于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條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

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按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

銅而作五兵則黃帝時即有五兵一弓二笈三矛四戈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鉞也

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其功用爲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備死而非平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備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歧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去聲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

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奈何歧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即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

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于戈以征不享炎帝侵陵諸侯黃帝與戰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于涿鹿之野則旗幟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然而難化者為其失修養之

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營氣也陽

氣者衛氣也惟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故營氣不足癰疽

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
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慎也况
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遠修養
之道耳詎知癰疽田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
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
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
少生乃著爲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
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歧伯
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

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鈹鍼鋒鍼而已

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

害故鈹鋒之外不可輕用也唯砭石者以石為鍼及鈹

鍼鋒鍼皆可以取之耳

本經九鍼論四曰鋒鍼取法于

分寸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又見本經第一篇九鍼十二

中原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歧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

願聞逆順歧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

內納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滿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

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也似去聲

此言癰疽之難全者惟驥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反

推矣人之目雖為肝之外候然又分屬於五藏其白眼

屬肺今反青是肝邪傷所不勝當為肺氣衰也黑眼者

即眼之睛也屬於肝今反小乃肝氣衰也後世眼科以兩眦屬心眼

白屬肺眼珠屬肝上下泡屬脾瞳子屬腎為五輪非一逆而何納藥而嘔乃脾

氣衰也非二逆而何腹痛者邪甚渴甚者火盛非三逆

而何肩屬手之三陽項屬手足六陽及督脉經今肩項

不便是陽盛陰虛也非四逆而何音嘶者肺衰也色脫

者五藏衰也非五逆而何若除此五者則為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歧伯曰腹脹身熱脉大
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
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澀血脫形其脉小勁是四逆也欬
脫形身熱脉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一逆十五日而
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
肱大脉絕是二逆也欬澀血形肉脫脉搏是三逆也嘔血
胸滿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殮泄其脉絕
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
是謂逆治

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年月而死者有五逆之

一 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脉
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支清冷後
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脉又大是陰證得陽脉也非二逆
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脉又大亦陰證得陽脉也
非三逆而何在上爲咳在下洩血又且脫形正氣已衰
也而其脉之小者帶勁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
欬其形脫其身熱正衰火盛也而脉之小者帶疾是邪
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也 又有腹
大而脹四支則冷此其形既脫其泄又甚非一逆而何
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脉又大且時絕是

大爲陽脉絕爲死脉非二逆而何在上爲欬在下溲血
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脉又搏擊非三逆而何嘔血
而胸滿引背脉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
逆而何上爲欬中爲腹脹下爲飧泄病已虛也而其
脉則絕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大曰
者一周時也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乃一日之意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
內別五藏外次六腑經脉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
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歧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
也黃帝曰余問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于人歧伯

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
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人之
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
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
者五藏六腑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
數乎歧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
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輪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
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
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申入門而刺之者死于掌上黃帝
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

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闕窺同

此言鍼之能殺生人者在干奪其五里以竭經隧之氣
此其所以爲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
同共有二十四脉加以兩躡督任共爲二十八會也世
有能于生人則殺之死人則不能起之此問之者固爲
不仁而問之而非行正所以明道也故能殺生人之繆
眞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勿診視之而可以預
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于地氣上爲雲而後
雲氣行于天之下也胃之有氣血本于穀氣所化而後
血氣行于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者誠爲五藏六腑之

大脉絡耳通其氣之來而

究其上下各經之數

上二下

手不必盡藏臍之穴以刺之

止即五里穴以奪其氣

按

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肘

篇云尺動脉五五輸之禁

也素問氣

府下五寸約至中道而止鍼

穴論云大禁二十五在天

候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

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

而五藏輸穴之氣皆已竭矣

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

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此

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

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家中吾

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

于堂生死之最易又如耶

○五禁第六十一

內有五

等法然

以五禁為首故名

五逆九宜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歧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歧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歧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歧伯曰病與脉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歧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黃帝曰何爲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歧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滕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有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瀉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腋滕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此詳言五禁之實也天...應...人身頭爲甲...
丙丁戊己爲手足四支...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
膝壬癸應足脛故凡天下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滕振
埃俱刺法名曰元本經刺節真邪篇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
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
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瀉

此詳言五奪之實也瀉者錫之瀉去也然用藥亦猶是
矣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

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肌肉破身熱脉偏

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名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

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無形脉堅搏是謂五逆也著者同

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脉宜洪今反靜是邪盛

正衰也汗已出脉宜靜今反益躁是邪氣猶盛也是一

逆也凡病泄者脉宜靜今反洪大是邪氣猶盛也是二

逆也著痺不能轉移其滿肉已皴其身熱脉宜洪盛今

已偏絕蓋偏則一手全無絕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

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熱其色天然而白又乃

去後復有衄血其血之凝黑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

人有从後寒熱而形體已奪脉軟則邪散合堅而且搏
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內論于太陰是少陰是陽明
六獨動不休故名篇

黃帝曰經脉十二而手大 法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

歧伯曰是明胃脉也胃為 五藏六腑之海其清氣上注于

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 行也以息得來故人一呼脉再

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不 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

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入 一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歧伯

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 弩之發如水之下堯上于魚以

已反衰其餘氣衰敢以 同逆上故其行微

此因帝問肺腎胃經之脈獨動不休而先以肺言之也
手足經脈共有十二時于太陽肺經足少陰腎經足陽
明胃經其脉極動不休即如肺之太淵腎之太谿胃之
衝陽誠動之不休也他經之脉行之甚微似有所休故
問耳伯乃以經之益肺脉雖行于肺而實外之于
胃是必明之于胃脉而後可以知肺脉也胃爲五藏六
腑之海受水穀之氣以主精微之氣其積于上焦者名
曰宗氣又名大氣其由中焦以降于下焦而生者名曰營氣
所謂清者爲營是也故此篇遂名之曰清氣出下焦以
升十中上二焦而生者名曰衛氣所謂濁者爲衛是也

從中焦注于肺從太陰經而行之由是而行于手陽明
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
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少陽三焦經手
厥陰心包絡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又自肝經以
行于肺經其行也以息往來蓋一呼一吸總爲一息惟
其一呼脈乃再動一吸脈亦再動一呼一吸脈乃四動
閏以太息脈乃五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良由寸口
者卽手太陰經之大淵穴十二經脈必會于此此脈之
所動而不休也然脈之過于寸口也上之從息而行者

可擬十分下之伏于藏內者可擬八分但不知其何道

而來何道而還固有抵極帝之所以復問也

大義見本經經脈篇

本帝所言而此又問者豈明而欲復明耶抑亦此問在經脈篇前耶伯言脈氣之離于各

臟也如矢之離于弓弩如水之下于岸矢發則往水下

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時經矣又從肺

經而行之一晝一夜共五十度但其上魚之際十焉在

息下魚之後八焉伏臟故上魚既已則氣似反衰及其

餘氣衰散既已則又逆而上之于魚是以各經上魚之

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為百脈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

經之可同也

黃帝曰足

明何因而動歧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

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顛下客主

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

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脉小者為逆陰病而

陰脉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顛王篇海

篇音坎皆釋云饑黃起行今日出顛及本經顛狂等篇皆有顛痛此必有走所疑是顛頤通用當讀顛為頤

此言胃脉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營氣

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衛氣受

氣于上焦為純陽之氣慄悍滑利天明目張則上衝于

頭循內咽喉上走空竅循于眼系以出于足太陽膀胱

經之睛明穴歷攢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郤等穴八

絡于腦復出于頷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

一名上關耳前起骨

上廉開口有空循胃經之牙車

一名機關一名曲牙耳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關

口有空今牙車當是頰車

合于陽明之經隧并下胃經之人迎

一名五會

頸大脉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仰而取之以候五藏氣

此雖衛氣所行實肉之

胃氣出而別走于陽明之經隧者也故其晝行于陽經

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脉

宜洪大其胃脉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脉也人有

陰病脉宜沉細其胃脉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脉

也故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

此胃脉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衝氣之
行卽胃氣以爲之主耳

黃帝曰是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
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
臍中循經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人足下其
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
脉之常動者也

此言腎脉動之不休也脉有奇經者入其衝脉者爲十
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

明胃經之

氣街

卽氣衝歸永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

復循

寸氣鬚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

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髓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
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
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
屬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腎
脈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脈動之不休者
以營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厥朝于肺也胃脈
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脈動之
不休者以衛脈與腎脈並行而行之不已也此其所以
異于諸經也歟

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

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
相失也氣何出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
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
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
謂也

此言營衛之行相輸如環非邪氣太寒之所能失也帝
問營氣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而終于
足厥陰衛氣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始于足太陽而
終于足太陰陰陽諸經相貫面行如環無端但卒然遇
邪氣大寒則手足懈惰其脉氣所行陰陽之道輸運之

會宜乎其相失也則營氣何由而還復欲始于手太陰
以終于足厥陰衛氣亦何由而還復欲始于足太陽以
終于足太陰者難矣伯言四肢爲四末如謂末才爲末乃陰陽
諸經所會而爲營衛二氣之大絡也四街者卽本經衛
氣篇之所謂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
者是也此四街爲營衛二氣之徑路故大絡雖或阻絕
而徑路則自相通彼逢邪氣大寒之時手足固苦懈惰
及懈惰已畢而少解則二氣復從而合相輪如環尚何
相失之有哉

○五味論篇六十三內論五味各有所走故名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八于也各有其所走各有其病酸
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
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其走肉多食之令
人愧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憊悶同

此帝即五味各有所走而多食各有所病者問之也癢

小便不通也洞心者心內空也愧心者心內悶也

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氣澁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
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脆薄以
濡得酸則縮絀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癢陰者積筋之所
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宣明五氣篇云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此答言酸之多食令人癰也蓋酸之氣味澀滯而收斂

既入于胃之中脘則上兩焦即上中二焦也

此篇內言三焦者俱

營衛生會篇之三焦非後三焦

其氣味弗遽能出入乃留于胃中久則

胃中和溫而下注膀胱膀胱為胞之室胞在其中其體

薄其氣懦得此酸味則縮而且絀所以約而不通水道

不行而為癰也至于外面為陰器者乃一身之筋于此

而終彼肝既主筋又主于酸故酸入則走筋其陰器亦

有所約而小便不利矣豈特膀胱之在內者為然哉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

氣上走中焦注于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

胃中注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

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又見宣明五氣論

此言多食鹹之令人渴也蓋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于中

焦人之為脈必由中焦而始今鹹走中焦則必注于脈

脈行而血氣隨之以走惟血與鹹味相得則凝

世俗宰牲加鹽

以凝血者為此凝則血燥而胃中之汁注以潤之由是胃中之

汁竭竭則咽路枯焦故舌根乾而善渴也血脈為中焦

之路故鹹入而走于血耳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

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

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入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

辛入而與汗俱出

宣明五氣篇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

此言多食辛者令人洞心也蓋辛入于胃其氣必走于

上焦上焦者受氣而運諸陽者也故辛味既走于上焦

則不得不走于氣耳即如薑韭者氣味之辛者也營氣

由中焦而生必上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山下

焦而生亦必出而行于分肉之間以不時受此辛味

之氣也惟此薑韭之氣入留心下以在心下而氣薰

于上焦上焦氣喉心內似空故多食辛者必洞心也且

此辛氣與心中之氣相得而俱行辛入則汗必出汗之

出者以氣之出也其心安得而不洞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
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
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
其走骨也

宜明五氣篇云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此言多食苦者令人嘔也蓋苦入于胃而胃中五穀之
氣皆不能勝此苦味故苦入下脘則上中下焦之氣皆
閉而不通遂使五穀在胃者氣味不和所以變而為嘔
也况齒者乃骨之所終故苦入則走骨走骨則走齒今
入而復出者即從齒出也此可以知苦之必走骨矣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蠱動蠱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蠱作蟲宜明五氣篇云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此言多食甘者令人悅心也蓋甘入于胃則甘本屬土其性主柔故甘味之氣最弱而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五穀留于中脘所以胃氣亦柔潤也胃柔則氣緩氣緩則蟲因味甘食在而動蟲動則心自悶耳且所謂甘走肉者甘既屬土土主于肉肉在于外甘味之氣必走而聚之也內與外不相通心安得而不悶乎

註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內有陰陽二十五人之別故各篇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

不與去聲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

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去聲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

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

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

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素問有金匱真言論其隱不從

木義蓋同也書經蔡註釋
金滕亦以爲金滕之遺 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

木水火土別去聲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其矣

黃帝曰願卒知字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此帝述伯高之言以問五行之人而岐伯遂舉其端以

言之也帝以天地之道曰陰與陽而人身應之故嘗以

人之爲陰爲陽者問之于伯高彼謂天地之間太極分

爲陰陽陰陽分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所

以天地人之理舉不外乎五行而人身與之相應五行

之中各有其五卽如屬木者爲主而木分左之上下右

之上下則爲五矣五行各五計有二十五人之式而彼

陰陽和平之人不與也夫五行各有體態象人不能
相合但其形之所以異血氣之所以生別而欲由外知
內此伯高之所未及而帝之所以復問也伯言先立五
形有金木水火土之異而別其五色異其五等則二十
五等之人可知矣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

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于事能音耐

禮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其耐讀為能古蓋能耐通用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

足厥陰佗佗然 大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

遺然 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一曰

遺然 少角

欽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右角曰判

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欽音大猶杭之谷人語大為脩

判義同半

此言木形人有五有全偏之分也自木形之人對下四者則曰全若較木經

通天篇所謂陰陽和平之人則是陰陽合德之聖人此又非其所較也觀火形之不壽暴死水形之欺結戮死

可知其為偏矣木形之人木氣之全者也下文四股則下四形倣此

偏矣木主東方其音角其色蒼故木形之人當比之上

角似于上天之蒼帝色蒼者木之色蒼也頭小者木之

巔小也面長者木之體長也肩背大者木之枝葉繁生

其近肩之所濶大也身直者木之體直也小手足者木

之枝細而根之分生者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好有木者木隨用而可以成材也力少者木必易搖也言多變而外勞於事者木不能前也耐春夏者木以春夏適當盛也不耐秋冬者木以秋冬而彫落也此自其時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則病易生肝經屬足厥陰為根幹故足厥陰經之分肉形體佗佗然有安重之義

按詩經國風與

借老篇云委委佗佗

朱此以臙言主也全也下以臙言

用也偏也蓋足少陽膽經與足厥陰肝經為表裏此以

上文言音之全故曰上角下言太角少角鈇角判角乃

陰陽之生為太少四象也足少陽者膽經之分肉臙脉

也後有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髯髮也此足少陽之上者正指膽經之脈孔經脈穴道之行於上體者是也其曰左足少陽之上者蓋太角爲左之上耳下文以判角爲左足少陽之下則又以左之上下而分之也比者擬議之謂蓋以人而擬角故謂之曰比曰遺遺然者如有所遺失然行之不驟而馴也之少角之人者以右比左故謂之少後言足少陽之下血氣壯盛脰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脰毛美短外踝皮厚而強血少氣多則脰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

毛外踝瘦無肉等語則此足少陽之下者正指膽經之
內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夫在上則曰鬚髯
髮在下則曰脛脰毛踝此上下之所由辯也隨隨然者
言相隨以行而亦有安重之義也 鈇角者卽少角之
右生者也一本謂之右角者是也推推然者比之隨隨
然者似有向前之義耳 判角者太角之下也左足少
陽之下卽膽之經脈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括括然者
其體有度也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

音

交 似于赤帝其爲人赤色廣脰

音引
去聲

脫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戾心行搖肩背肉

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

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 質徵之人

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曰少徵之人比于

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惛惛然音滔詩經東山篇有惛惛不歸朱註以惛惛為久意今此

言之滔滔固無為宜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

一曰能質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

然質徵

此言火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火主南方其音徵其色赤故火形之人似于上天之赤帝色赤者火之色赤也

肌者脊肉也廣肌者火之中勢熾而廣大也面銳頭小

者火之炎上者必銳且小也好肩背髀腹者火之自下而
上漸大而狹故謂之好也手足小者火之旁及者勢
小也行安地者火必着濕而起也疾心者火勢猛也行
搖肩者火之勢搖也背肉滿者卽廣朋之義也有氣者
火有氣勢也此自其體而言身輕財者火性義發而不
聚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明通
而旁燭也好顏者火色光明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壽
暴死者火勢不久也耐春夏者火令行于暑時也不耐
秋冬者火畏水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
則病易生手少陰心經屬火其經脉穴道之行于分部

者若核核然有真實之義下文言手太陽小腸經者以心與小腸爲表裏耳 質徵之人者一本之所謂太徵

之人者是也後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多鬚而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上卽指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肌肌然者此經分部有肌肉充滿之義也 少徵之人者生爲太徵而此當爲少徵也後有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下卽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酒酒者饒治之意也 右徵之人者以其居右之上也故

鯨者踴躍之義也 質判之人者以其居質徵之下故
曰質判判亦半之義也 支支者支持之義 頤頤者垂下
之義也

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面大
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脰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去聲行安地

舉足浮安心好去聲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

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 太宮之人比於左

足陽明陽明之上姦姦然 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

明之下坎坎然 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

樞然 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門之下兀兀然

此言土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中央主土其音宮其色黃故土形之人比於土宮似於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以別於本帝也色黃者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體平也肩背美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土之體濶大也股脛美者土之體肥也小手足者土本大亦可以小也多肉者土主肉也上下相稱者土自上而下其體如一也行安地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心者土不輕動也好利人者土以生物爲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容垢納汗不棄賤趨貴也耐秋冬者土喜滋潤也不耐春

夏者土畏亢燥也故春夏有感於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太陰者脾經也其經脉穴道所行之分部皆敦敦然有敦重之義猶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之所謂敦阜也下文言足陽明胃經者以脾與胃爲表裏耳

太宮之人者居左之上當爲太宮也後有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上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上體者是也婉婉者有委曲之義也加宮者居左太宮之下也後有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

短至臍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瘰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
稀枯悴善痿厥足痺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下乃胃經之
脉允經脉穴道之行於下體者是也坎坎者亦持重之
義也 少宮居於右故曰少樞樞者有拘守之義也
左官之人當爲右官之人兀兀者獨立不搖之義也

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爲人方面白色小頭小
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
爲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
鈇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 右商之人

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 左商之人比於右手

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
之下嚴嚴然。

此言金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西方主金其首商其色
白故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上天之白帝面方者金
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曰頭曰肩。曰腹俱小
者金體沉重而不浮大也。手足小如骨發踵外者金之
旁生者必小而其足跟之外如另有小骨發於踵外也。
骨輕者金無骨故其骨則輕也。身清廉者金之體冷而
廉靜不染他汗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者金性至急
也。靜悍者金之性不動則靜動之則悍也。善爲吏者金

主肅殺有威也耐秋冬者金令王於涼寒之候也不耐

春夏者金畏火也故春夏有感於邪則病易生此自其

性而言耳手太陰肺經屬金凡其經脉穴道所行之分

部當敦敦然有敦重之義也

足手太陰皆口敦敦然

下文言手陽

明大腸經者以肺與大腸為表裏耳 欽商之人上交

以欽角屬右則此當云大商之人也後有手陽明之上

血氣盛則髭羨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等

語則此手陽明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

廉廉然者有稜角之義也 右商之人疑是左商之人

也後有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羨手魚肉以温

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下乃大腸
經之經脈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脫脫然者無累之義
也 左商之人當是右商之人也監監然者有所制也
嚴嚴然者不敢肆也

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爲人黑色面不平大頭
廉順小肩大腹動手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
畏善欺給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
陰汗汗然 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
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 衆之爲
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濼濼然 桎之爲人比于左

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此言水行之人有全偏之分也北左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上天之黑帝色黑者水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上有波也頭大者水面不銳也頤廉有角者水流四達也肩小者水之自高而瀉下者其高處不大也腹大者水之腹大而善藏物也手足動及發行必搖身者水流而達也下尻長者水流必長也皆延延然者亦長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不敬畏者水決而不可遏也善欺給者水性不實也戮死者水滅體消也耐秋冬者水以秋冬不虧也不耐春夏者水以火

而湧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春夏有感於邪則病易生
足少陰腎經屬水故其經脉分部皆汗汗然如有所依
着也下文言足太陽膀胱經者以腎與膀胱為表裏耳
太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者當為左足太陽也後有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
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等語
則此足太陽之上者凡膀胱經經脉穴道之行於上體
者是也頰頰然者其盈滿如雨頰也 小羽者少羽也
比於左足太陽後有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腫
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等

語則此足太陽之下凡膀胱經經脈空道之行於下體
者是也紆紆然者有周旋之義也 衆之爲人極之爲
人未詳意水形之人爲戮死則此曰衆者常人也曰極
者受極慙之人也潔潔然者獨行之義也 安安然者
自如之義也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此總結上文五行之人有二十五等之異者乃衆人之
難辯而易欺者也

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
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矢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

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
下上之人凡忌常加七歲十八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
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
感則病行矣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

此言形色貴於相得或有相勝者而復加年忌則輕者
病而重者憂也上文言五行之形則已得其形也但形
與色必有相得若得其形而猶未得其色帝之所以疑
也伯言人有形勝色者如木形人而黃色現也有色勝
形者如木形人而白色現也但此等之人不以本形之
本色相見而有他色來見至其形色相勝之時僅有年

忌相加則感之而病行倘有躑失則甚可憂矣如得本
形本色相得者其年當富貴大樂也帝又以形色相勝
之時年忌相加者爲閭伯言凡所謂年忌者乃各經下
上之火大忌其常加也如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之
上判角之火比於左足少陽之下是屬木之人也遇下
文所值之年而其色青是謂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其
色黃者是謂形勝色其色白者是謂色勝形而後有年
忌相加此感則病行而失則可憂也年忌何如大凡人
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乃十六歲再加九歲乃
二十五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

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蓋九
爲老陽而陽極必變故此皆爲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
其分也當此各年之時毋爲姦淫之事猶可自免否則
形色不相德而相盛值此年忌加之斯感則病行而失
則憂矣

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
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鬚美長血少氣多則鬚短故
氣少血多則鬚少血氣皆少則無鬚兩吻多畫足陽明之
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
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瘰

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
疥也吻音
疥善痿厥足痺
疾音祝釋文云手足中寒

勿悴悴同

此言足陽明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於外形也

足陽明者胃也凡經脈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於上體

者如巨窳穴挾鼻旁地倉穴挾口吻皆謂之上而髯之

所生者也上唇之所生者為髯故血氣皆盛則髯美且長如血少

氣多則髯雖有而必短若氣少血多則髯雖有而必少

至於血氣皆少則其髯全無止兩吻多畫耳吻者耳旁

也足陽明之下凡經脈穴道之行於下體者如歸來穴

在水道之下氣衝穴在鼠鼯之上乃下毛之所生也故

血氣皆盛則下毛必美而且長至胸亦有之如血多氣少則下毛雖美而必短僅生至於臍耳且行則舉足必高其足指少肉且多冷而不溫若血少氣多則其分肉善生寒瘡至於血氣皆少則下毛全無雖或有之亦稀少枯痺而善成痿厥痺之三證也

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感於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

脛骨同

此言足少陽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於外形也

足少陽者膽經也足少陽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上

者如風池腦空正靈之類皆行於耳後者今日通髻有

關於膽經則所謂通髻者乃連髻而生者也其氣脉本

相貫耳故氣血盛則通髻美而且長血多氣少則通髻

雖美而短若血少氣多則雖有鬚而少至於血氣皆少

則其鬚全無

下唇所生者為鬚但少陽所生而感於寒則其鬚全無此可言髻而此曰鬚者疑誤也

濕則善成痺病其骨必痛而爪必枯也足少陽之下如

陽陵泉以至下之絕骨者是也故血氣盛則足脛之毛

美而且長外踝必肥蓋膽經之脉行於外踝也若血多

氣少則足脛之毛美而必短其外踝之皮必堅而厚若
血少氣多則足脛之毛必少其外踝之皮薄而且軟至
於血氣皆少則脛脗必皆無毛其外踝亦瘦而無肉也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
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
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
則善轉筋踵下痛

此言足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於外形也
足太陽者膀胱經也足太陽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於
上體者如睛明攢竹乃眉之所生也故血氣盛則其眉

必美且有毫毛若血多氣少則其眉雖有而必惡其面
少紋理若血少氣多則面肉必多若血氣和則面色必
美也足太陽之下凡經脈穴道之行於下體者如崑崙
僕參皆在於下跟者也故血氣盛則足跟之內必滿而
其踵必堅若氣少血多則跟必瘦而無肉則空至於血
氣皆少則常有轉筋之疾而踵下必多痛也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
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
血皆少則手瘦以美

此言手陽明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於外形也

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陽明之上如禾髻穴在鼻孔之
旁迎香穴在水溝之旁皆穴道之行於上而髻之所生
者也承漿穴以下所生者爲髻故血氣盛則其髻必美若血少氣多
則有髻必惡若血氣皆少則其髻全無矣手陽明之下
如肩髃臂臑近於腋合谷三間二間商陽行於指故血
氣盛則腋下之毛必美其手魚際之肉必溫若氣血皆
少則其手必瘦而冷也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
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
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

此言手少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於外形也
手少陽者三焦經也三焦之脈行於上者如翳風瘰脈
顛顛角孫皆近於耳絲竹空則近於眉故血氣盛則其
眉必美而且長其耳之色必美若血氣皆少則其耳必
焦而色必惡也手少陽之脈行於下者如外關陽池中
渚液門皆行於手背也故血氣多則捲手而視之多肉
以溫若血氣皆少則手必冷而且瘦至於氣少血多則
筋脈雖多而亦瘦矣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
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

掌瘦以寒

此言手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於外形也
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太陽之上如天容在曲頰之後顴
膠在髑骨之下故血氣盛則其鬚多而肉且多而平血
氣皆少則其面瘦而其色惡也手太陽之下如腕骨後
谿前谷少澤之類皆行於手故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
氣皆少則掌瘦而冷也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
之脈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
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

夏木 卷八
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此卽膀胱經一部之外形以少血氣之盛衰是乃行刺之約法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脉自頭行背以至於足周
一身之長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故卽此一經而一身之氣血可驗矣在上見於眉在下見於身故眉之美者則足太陽之氣血俱多也眉之惡者則足太陽之氣血必少也其體肥而且澤是血氣皆有餘也若肥而不澤則氣盛而血少耳若瘦而無澤則氣血俱不足耳審察其形氣之有餘不足而盛則瀉之虛則補之可以知當補而補當瀉而瀉之爲順而反此則爲逆矣

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

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為痛痺甚

則不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

脈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于上者導而下之氣

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

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

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

刺約畢也

宛陳素問湯液醪醴論有去宛陳莖自水積言本經首篇有宛陳則除之自結血言本篇此節

有宛陳血不結者指積氣言則而予之則側同予與同

此言刺各經之有洞法也上文止以膀胱一經為言故

帝以刺諸經為問伯言按其寸口可以調陰經即經脉
 終始禁服等篇所謂寸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
 病在手厥陰寸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
 少陰寸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按
 其人迎可以調陽經即諸篇所謂人迎一盛病在足少
 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三盛
 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
 在手陽明切循其各經絡之有凝滯否內有結而不通
 者此於身當為痛痺甚則不能起而行也當留鍼以補
 而致其氣以溫之候至血和乃止鍼耳及有結於絡脉

者惟其脈結則血不行必決之以出血則血乃行也大
凡病之氣有餘於上者則病在上求之下當鍼其穴之
在下者以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則乃刺其上穴乃
推其鍼而久留以休息之候其氣至可也如鍼已稽留
而氣尙未至必因而迎之隨卽有以推之耳凡此者必
先明於各經經脈之隧然後可持鍼以刺之其間有寒
熱相爭者則導而行之有氣鬱陳而血未結者必側其
鍼以刺之側鍼卽
卽鍼然又必先明於二十五人之形則血
氣之多少有無病之左右上下皆能悉知無遺而後可
以施鍼耳此則刺法之約所以畢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內論人身合五音五穀
五果五畜等義故名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按前篇右徵之人比於右手
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又云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而多肉以乎血氣皆少

則面瘦惡色故此曰右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蓋言

小腸經脈氣穴道之行於上者是也正以火大而調火

部耳前篇言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指

指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

則掌瘦以寒然則少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之下而此

亦與右徵之火同調右手太陽之上

刺以下為上其上下字必有缺也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前篇云左商之人比於右手
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又云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鬚美血少氣多則鬚惡血氣皆

必則無鬚故此曰左商之人當調左手陽明上蓋言大

腸經脈氣穴道之行於上者是也止以金人而調金部

耳前篇比於右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

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

則以火大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者惟其脉結則血不行必決之以出血則血乃行也大
凡病之氣有餘於上者則病在上求之下當鍼其穴之
在下者以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則乃刺其上穴乃
推其鍼而久留以休息之候其氣至可也如鍼已稽留
而氣尙未至必因而迎之隨卽有以推之耳凡此者必
先明於各經經脉之隧然後可持鍼以刺之其間有寒
熱相爭者則導而行之有氣鬱陳而血未結者必側其

鍼以刺之

側鍼卽
卧鍼

然又必先明於二十五人之形則血

氣之多少有無病之左右上下皆能悉知無遺而後可
以施鍼耳此則刺法之約所以畢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內論人身合五音五穀
五果五畜等義故名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按前篇右徵之人比於右手
太陽太陽之上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乎血氣皆少

則面瘦惡色故此曰右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蓋言

小腸經脈氣穴道之行於上者是也正以火大而調火

部耳前篇言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指

指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火

則掌瘦以寒然則少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之下而此

亦與右徵之人同調右手太陽之上

則以下為上其上下字必有缺也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前篇云左商之人比於右手
陽明陽明之上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鬚美血少氣多則鬚惡血氣皆

少則無鬚故此曰左商之人當調左手陽明上蓋言大

腸經脈氣穴道之行於上者是也止以金人而調金部

耳前篇比於右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

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

則以下為上其上下字必有缺也

少徵與太官調左手陽明上前篇以太徵之人比於右手

以少徵調左手陽明上是以火火而調金部也上下字

必訛耳前篇太官之火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婉

婉然蓋以陽明胃經屬土宜以太宮屬之也此以太宮

調左手陽明上是以土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右角與太角調右足少陽下前篇少角之人比於右足少

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

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薄

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多肉此以右角之人而

調右足少陽之下者宜也蓋以木火而調木部耳前

篇大角之火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

然而此以右代左以下代上者必有訛耳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前篇云質徵之火比於左手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

則面瘦惡色今以太徵之人而調左手太陽之上者是

也蓋以火火而調火部耳前篇以少徵之人比於右

手太陽之下悻悻然而此以左代右以上

於右必

有誤耳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前篇云衆之爲火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又曰

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

空血氣皆小則喜轉筋跟下痛此以衆羽之火而調右

足太陽之下蓋言膀胱經脈氣穴道之行於下者是也

是以木火而調水部耳前篇少羽之火比於左足太

陽太陽之下紆紆然令

以右代左者必有訛耳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前篇以小商之火比於右手陽明右商之火比於左手陽

明而此乃調右手太陽之下是以

金人而調火部未知其所謂也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前篇以桎之爲火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又云

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兩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

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此以桎羽之火而調是

太陽者是也蓋以水形而調水部耳其以右代左必有

訛耳前篇衆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

然此以衆之入而調
右足去陽之下者是也

火宮與大宮調右足陽明下

前篇以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又云

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而少氣

多則肉而善瘰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

足腫此以少宮之人而調足陽明是以上人而調土部

者是也但以下代上則異耳前篇以太宮之人比於

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媿媿然今乃以右代左亦為異耳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

前篇以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又云

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

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

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判角之人

而調足少陽者是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但以右代

左則異耳前篇少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

隨隨然此以少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是也

欽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前篇云欽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又云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

少則無髭此以鈇商之人而調右足陽明者是以金人

而調士部也其足字當作手字蓋手陽明則屬金矣

前篇以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又

云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手魚肉以溫氣血

皆少則手疲以寒此以上商而調右手陽明之下者是

也但前止有鈇商小商右商左商並無

上商非此之上為誤則彼之小為誤也

鈇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前篇以鈇商之人比於左手

以鈇商之人調左足太陽者是以

金人而調水部未知其所謂也

按據前所屬五音而調各部正承前篇末節言先明二

十五人之形然後可以明經隧而調陰陽故此即二十

五人之屬於五音者而指其當調之所在也但有以別

音而互屬則是太少左右上下陰陽等字非前篇則此

篇必有詘處止以此書向無明註而讀者不曉錄者不
慎故不得改正之愚欲據五行生剋大義悉改正之其
說自明但此經非比尋常不敢妄更始俟後之君子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陰藏心 色赤

味苦 時夏 上徵右徵者火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麥羊杏皆屬火宜火音之人用此以

調之也

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 足少陰藏腎 色黑

味鹹 時冬 上羽太羽者水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大豆彘栗屬水宜水音之人用

此以調之也

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 足太陰藏脾 色黃

味甘

時季夏

上宮太宮者土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稷牛棗皆屬土宜土音之人用

此以調之也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

色白

味辛

時秋

上商右商者金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黍雞桃皆屬金宜金音之人用此以

調之也

上角與大角同

穀麻畜犬果李

足厥陰藏脾

色青

味酸

時春

上角太角者木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麻犬李皆屬木宜木音之人用

此以調之也

前言調其六腑而此又言五音之人合於五藏宜有以

善調之也

太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太宮屬土宜調足陽明胃土

曉

左角與太角同左足陽明上角乃木音宜調木部今足陽明屬土而乃調之義不可曉

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少羽太羽屬水宜調足太陽辨號水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左商右商屬金宜調左陽明大腸金

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加宮太宮屬土而調足少陽之本義不可曉然太宮又重

出矣

質判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質判屬火宜調手太陽小腸經火而太宮又附之義不可

曉日重出

判角與太角同左足少陽下判角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

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

太羽屬水宜調右足太陽膀胱經水而太角屬木附之義

不可

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

太角為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而太宮屬土附之義不可

曉

右按以宮調胃土以羽調膀胱水等義固以五行相屬

其間以別音之人互人必是手足左右上下陰陽字面

多訛今以此九項而與前十二項相配有重者如左手

陽明上右足太陽下右足陽明下左手陽明上有缺者

如右足少陽上左足少陽下右手陽明上左足太陽上

右足太陽上右足陽明上此必由重者差訛故致有缺

者不全也後之君子正之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鈇角上角太角判角

右商少商鈇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太宮加宮左宮

衆羽柱羽上羽太羽少羽

此總承上文而復申記之五音之各分爲五計二十有五之數也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

血也衝任之脉不榮口唇故鬚不生焉

此言婦人之所以無鬚也前篇言氣血盛則鬚美長今婦人無鬚豈無氣血乎伯言婦人之所以無鬚者以其數脫血也蓋婦人衝任二脉皆起於受胎之胞絡宮中上行會於咽喉其別而行者絡於唇口惟血氣盛則膚充而肉熱血獨盛則皮膚滲而毫毛生今婦人之生氣有餘而血不足以其月事以時下而數脫血也故衝任之脉不榮口唇鬚之所以不生也

黃帝曰土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

去其故何也官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官者去其
宗筋傷其衝脉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此言官者之所以無鬚也士人有傷於陰器而陰器絕
而不起亦不能復有所用其鬚之生者自若惟官者陰
器既傷而鬚獨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士人雖有傷
於陰器其宗筋未嘗去而衝脉未嘗傷也彼官者不然
所以血一瀉而不復其所傷之處皮膚內結衝任之脉
不榮於上之口唇故鬚焉得而生也

黃帝曰其有天官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
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

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此言天宦之所以無鬚也天宦其貌天生如宦者也天宦未嘗如宦者之被傷亦未嘗如婦人之脫血其鬚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此天之所以不足之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止有氣而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亦不生也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鬚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

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此帝贊伯能通萬物之精故能驗顏色而明經絡也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
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
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此結言手足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見調之者當視其
氣血以爲主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也少
陽者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也陽明者手陽明大腸足
陽明胃也太陰太陰俱多血少氣少陽厥陰俱多氣少
血陽明氣血皆多少陰多氣少血知其氣血多少則可

以辯二十五人之形而調之也

按此又見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九鍼論但厥

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有不同耳大義當以素問為的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內有百病始生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

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臟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

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

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力喜怒不節則傷臟臟傷則病起

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

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

數上聲勝平聲

此言外感內傷的為三部而淫泆有不可勝數也百病

始生皆由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然喜怒不節則傷臟
傷臟則病起於陰經而名之爲內傷也清濕襲虛則病
起於下蓋足陽經感之則病起於陽足陰經感之則病
起於陰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此亦病起於陽而各之
爲外感也是謂三部之氣所傷異類至其浸淫流洩則
病有不可勝數者也

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
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
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
虛相得乃容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

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
各上下中外分爲三員長欲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
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
毛髮立則洒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脉在絡
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
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
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
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
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殭泄食不化多熱則滯出
榮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者於脈稽留

而不去息而成積或着孫脉或着絡脉或着經脉或着輪
脉或着於伏衝之脉或着於督筋或着於腸胃之募原上
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

此言邪氣之淫泆始於虛以感之而以次傳舍則爲積
也上文言風雨寒暑清濕而此曰風雨寒熱又曰疾風

暴烈辭不同而均之爲外感也然此諸外感者不得天

之虛邪則不能傷人也虛邪見上古天真論本經九宮八風等篇又不得之

人之本虛亦不能傷人也此以天之虛人身形之虛兩

虛相得所以諸邪得以容其形耳若天有實風九宮八風篇以

從其所居之鄉來爲人有實氣則兩實相逢衆人肉堅
實風志長衰萬物

必不容其形矣。此可以見人之中於虛邪。由於天時之虛與其身形之虛。故參以虛實之法。則知大病之所由成也。又由其邪氣之有定舍。而命其病體之有定名。當為上下中外之三員。猶言三部也。蓋人身大體。自縱而言之。則以在上。在表。在裏。半表半裏。為三部。故謂之上下中外之三員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正以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人則至深深則毛髮立。立則皮膚淅然而寒。遂因之而為痛。其始之於皮膚者如此。及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脉。如是太陽膀胱經在飛揚之謂蓋浮而

是也此其肌肉盡痛則深於皮膚矣其痛之時呼吸之
際大經之脈不能流通而間有脈之代而中止不能自
還者其繼而在絡脈者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如
凡各經之脈其直行者是也如足太陽膀胱在崑崙之
謂此則酒折惡寒喜於多驚其在經者如此 留而不

去傳舍於輸穴如足太陽膀胱經在束骨之謂時則六
經不通於四肢肢節皆痛腰脊乃強其在輸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時則身體重而且痛也

其在於維衝之脈者如此
按素問癰論有伏膺之脈今曰伏衝然下文有或着於伏

衝之脈或着於脊筋則脊筋當與伏衝爲一。然此處不
曰留而不去傳舍於脊筋而下文乃有或着於脊筋則
爲一者也衝亦相近可以爲三又可以
大義又見本經歲露論篇。
留下不去傳

舍於在上之胃在下之腸時在腸胃之間其聲爲奔響。

且爲腹脹內而寒氣或多則腸鳴而飧泄其食不化內

而熱氣或多則後之所去者必溏溏者穢之不堅而雜

水者也且所出者爲麋麋者穀之不化者也其在腸胃

者又如此。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募

原之間者即皮裏膜外也時則留着於脈若稽留而不

去則息而成積矣其在於腸胃之外者又如此。由上

文觀之或着於孫脈或着於絡脈或着於輸脈或着於伏衝

之脈或着於脊筋或着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此
乃邪氣之所滯決其不可勝數者又如此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孫絡之脈而成積
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
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
則膜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
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
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
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
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脊筋在腸後者饑則

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於輸之脉者閉塞不通
津液不下孔竅乾塞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在於各所者其狀有不同而病

有所由始也夫所謂邪之在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

上下於臂手孫絡之居浮而不沉緩而不急不能據積

而止之故往來相移其內而腸胃之間有水湊聚注灌

濯濯有音且有寒氣則臍滿如雷石聲而相引時常為

切痛也其着於陽明經者即胃經也其積當挾臍而

居如飽食時則積益大饑時則積益小也其着於緩

筋也以前陽明之積飽食則痛如蒸天之謂饑則安則

如益小之謂也。其着於腸胃之身，積痛則外連於緩筋。如飽食則稍安，饑則必痛矣。其着於伏衝之脈，以手揣摸其積，應手而動，舉手則熱，氣下於兩股間，如有以湯沃之之狀也。其着於督筋，骨筋在腸之後，故積亦在腸後方。其饑時則積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又不可得也。其着於輸之脈而爲積者，當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行，故孔竅皆乾壅也。凡所謂積之成者，皆邪氣之從外而入，內從上而之下者也。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柰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

此原積之始生者必由於寒而其所成則由於氣之逆也厥者氣逆也下文正詳言之

黃帝曰其成積柰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惋惋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滯血脈凝滯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臏脹臏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

如益小之謂也。其着於腸胃之募，積滯則外連於
緩筋如飽食則稍安，饑則必痛矣。其着於伏衝之脈
以手揣摸其積，應手而動，舉手則熱，氣下於兩股間如
有以湯沃之之狀也。其着於督筋，脊筋在腸之後，故
積亦在腸後方。其饑時則積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又
不可得也。其着於輸之脈而爲積者，當閉塞不通，津
液不下行，故孔竅皆乾壅也。凡所謂積之成者，皆邪
氣之從外而入，內從上面之下者也。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柰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
乃生，厥乃成積也。

此原積之始生者必由於寒而其所成則由於氣之逆也厥者氣逆也下文正詳言之

黃帝曰其成積柰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悞悞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滯血脈凝滯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輪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

散津液瀦滲着而不
去而積皆成矣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始生至其所以成也足之六經
氣有厥逆則足悶然不得清利由是而脛寒由是而血
脈凝滯由是而寒氣入於腸胃內爲臘脹外則汁沫迫
聚不得散釋日漸成積又或卒多食飲則腸中益滿又
或起居用力不慎則絡脈傷如陽經之絡脈受傷則血
當外溢而爲衄如陰經之絡脈受傷則血當內溢而去
後有血如腸胃之絡脈受傷則血當溢於腸外其腸外
有寒汁沫與此血相搏所以并合凝聚不得散釋而積
已成矣又或卒然外中於寒或內傷於憂有時而怒則

氣上逆以致六經之輸脉不通熱氣不行凝結蘊裹而
不釋散津液凝滯着而不去而積之所由成也故口積
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者其大義如此

黃帝曰其生於陰者柰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
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
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此節大義與本經邪氣臟腑病形篇第一

節相
同

此言積之生於陰者以五臟各有所傷也前篇言積所
生之處皆非生之於五臟者也故帝以生於陰經者爲
問伯言五臟各有所傷故積之所由生也憂思則必傷

其心重寒傷肺卽本經邪氣臟腑病形篇云形寒寒飲
是也忿怒則傷肝方醉之時乃入於房以致汗出而復
當於風則風又從而入之則傷脾用力過度乃入於房
以致汗出而復往浴體則傷腎此乃或內或外或上中
下三部隨各臟之經絡而積之所生者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
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此言治積之法也毋逆天時如春氣在肝及月郭空滿
之類皆是也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如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
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
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
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此帝以受鍼之人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
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
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
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
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

者多怒數怒者易辨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動者必其爲重陽之

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動者何故正以熇熇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無卑屈之心以言語則善急以舉足則甚高其心肺在上之藏氣更爲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際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動行也然有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怒亦數有但比重陰之人則易辨耳故曰頗有陰也蓋

以陽中有陰則陽為陰滯初雖鍼入而與陽合又因陰滯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

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渾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逆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為和調而血氣渾澤故耳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獨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

其後故獨行也

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而內藏故鍼雖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下文同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北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比主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醫工之失其鍼法也凡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沉之勢也特以營氣主沉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刺營當深今鍼入而氣逆者特以宜淺而反深之宜深而反淺之所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過焉可也

○上膈第六十八 首句有氣為上膈故名篇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

膈下膈者食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

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汗流於腸中流於腸中

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
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
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
卽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膚熱遂音旋
辟音粹
管後世作腕癰壅同據後
論疾診尺篇第三節可比

此言膈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膈之義也膈者膈膜
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
肺也然有爲膈上之病者乃氣使然食飲一入卽時還
出有爲膈下之證者乃蟲使然食飲周時始復外出但
帝明於上膈而昧於下膈伯言下膈之始由於喜怒食

飲寒煖不能善調以致寒汁流於腸中則蟲因寒而聚

於下脘

膈上二寸為下脘

惟其聚於下脘故在上之胃在下之

腸皆已充郭衛氣不得上營邪氣同居於腸胃之中及

其人食則蟲上食而下脘始虛隨致邪氣入於下脘而

積聚已留矣由是壅成而下脘約也其壅在下脘之內

者即而按之其痛深其壅在下脘之外者即而按之其

痛乃浮壅上之皮亦熱此下膈之病所以食飲醉時而

還出也

按百病惟膈為難愈後世之治膈者並不能分上膈下膈有氣與蟲之異乃遵仲景東垣丹谿

書以關格為膈證按本經終始經脈禁服篇明是脈體非格證也豈不誤哉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

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母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爲深淺尸
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叅
禁以除其內恬澹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二內字納同母無
同伍互同澹澹同

此言刺下腕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
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納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
之至於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
之深者深刺之及已刺之後必以火熨之使熱入於其
中日使內之必熱則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叅禁守
之法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澹無爲乃能行氣然後用

鹹苦等味以化其穀庶食飲從茲下矣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人有憂與怒以致無言蓋有其由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頰頰不閉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於厭則

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

無音厭上聲

此詳言人之憂恚而無言者以

之客於會厭也人

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

也生於後其管通於

六腑其一曰噴嚨氣之所以上

下者也生於前其管通

於五臟會厭者凡人用飲食必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

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為氣之上下則會厭為音聲之

戶口唇為音聲之扇舌為音聲之機

猶弩之有機

懸雍為音

聲之闕頰頰為分氣之所泄橫骨為神氣之所使舌之

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頰頰不開分氣相

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發實以會厭為主

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氣易也若厭大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也今人卒然無音者由夫寒氣客於會厭則厭不能發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頗難所以至於無音也

黃帝曰刺之柰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瀉其血脉濁氣乃辟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辟闔同

此言卽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行之脉上繫於舌復絡於橫骨以終於會厭必兩次瀉其血脉則濁氣乃闕除矣然欲瀉其血脉者正以此會

厭之脉上絡於任脉天突之穴取此穴以刺之其脈乃

可發也

天突在頸結喉下四小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

○今熱第七十

凡有瘰癧者其病必發寒熱故名

黃帝問於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脉而不去者也

此言鼠瘻之所以發為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於脉也瘰癧者瘡名一名鼠瘻瘡生於頸腋兩脉間乃陽明少

陽兩經之所屬也正以鼠瘻有寒熱之毒氣留於其脉

而不去耳

俗云鼠用飲食流涎於其中人誤用之所以毒氣感而生瘰癧今鼠之頸腋多塊其狀猶

瘰癧然後世有用備製藥方者亦所以勝其毒耳大義又見後論疾診尺篇

黃帝曰去之柰何岐伯曰鼠瘦之本皆在於臟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脉中而未內着於肌肉而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柰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素問骨空論亦有刺寒熱法

此言刺癰癰之有法也鼠瘦之本皆在五臟其末上出於頸腋浮於脉中內未着於肌肉外尚未成膿血者斯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臟之本以引其在外之末可使漸衰而絕其寒熱審按其脉道以取穴而與之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

刺內有小如麥粒者一刺則知

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已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
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
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
貫瞳子可治也

此節大義與本經論疾診尺篇相同

此言決癩瘰之生死有法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中
凡死之遠近以脈之如線者多少爲度如無赤脈下貫
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感故名篇末節入虛義同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

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
 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
 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
 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
 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
 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今厥氣客於五
 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
 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蹇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此節

與本經五味篇論
 三焦之義相同

此伯高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於外而內之

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於人身令人目不得瞑或不卧
而出於外者正以五穀入胃下焦爲糟粕之隧中焦爲
津液之隧上焦爲宗氣之隧故宗氣積於胸中者卽上
焦也出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一呼脉行三寸一吸
脉行三寸呼吸總爲一息則脉行六寸凡人一日一夜
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脉行八百一十丈其營氣由
中焦之氣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
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支內隨宗氣以行於五臟六腑經
脉之中而百刻之內其脉數與刻數相應也衛氣者由
下焦之氣以升於中上二焦而生此陽氣但衛氣慄悍

滑疾不隨宗氣以行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
 不休者也晝行於陽經夜行於陰經然晝行陽經之時
 如行足太陽經已畢則必入於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
 於陽經行足陽明已畢則亦必入於足少陰腎經而又
 出行於陽經諸陽皆然正以陽氣迅而陰氣弱故必一

入而即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

者如此大義見衛氣行篇今邪氣厥逆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

獨衛其外不得內入於陰惟其不得內入於陰則外之

陽氣盛而陽騰之脈不得入於陰致內之營氣虛而陰

蹇之脈不得通於陽陽盛而陰虛此目之所以不瞑也

黃帝曰善治之柰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已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秫音木稷之粘者

此言治目不瞑而不得卧者有調其虛實之刺法飲以湯劑之方法也陽蹻獨盛於外則衛氣有餘也不得入

於陰而陰虛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瀉其有餘蓋
不足爲虛有餘爲實所以調其虛實以通內外往來之
道耳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臥立至其
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八升卽今之三升餘也揚之
萬遍濾其清者五升煮之卽今之二升餘也炊以葦薪
及火沸之時又置秫米一升卽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
五合卽今之一二合餘也徐徐炊之令竭至一升半卽今
之六合餘也去其滓飲汁一小杯一日之內服之者三
次稍有所蓋自有所覺則漸可瞑矣凡病新發者覆杯
則卧汗出則已病久者飲三次而已耳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柰何伯高答
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
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
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
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
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
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
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臑地有十二經
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蕒人有毫
毛天有晝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

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
邑人有腠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
人有四肢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此伯高僞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二節缺莖垂
與二季也以抱人形故耳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
扞皮開腠理柰何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
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大六腑之輸於身者余願
盡聞少叙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
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

之同焉音烟

此帝備問用鍼之義及經脈出入離合之處也鍼有所持之法所納之理或縱鍼而不必持或捨鍼而不復用扞人之皮以聞其腠理此皆法之所當知也其經脈有屈折出入之處何所至而出鍼何所至而止鍼何所至而用鍼則徐何所至而用鍼則疾何所至而入鍼且六腑之運於人身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於陰何者別陰而入於陽此必有脈道以爲之行也故備問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

會於魚際數脉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屈讀爲曲
數上聲

此伯言手太陰經之脉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手太陰肺經之脉出於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之際蓋白肉屬陰經赤肉屬陽經陰陽之經以赤白肉際爲界也至本指卽後有太淵穴大凡脉會太淵而留止於此澹滲諸經從外而曲上於本節之下又從內而曲與陰經諸絡會於魚際但數經之脉并注於此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卽掌後高骨也又外往少曲出於

寸口之太淵穴而行故曰脈會太淵也上從經渠列缺
孔最又至肘內之俠白穴入於大筋之上從內少曲上
行臑之陰廉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於肺此
則從外而走內者爲逆若自雲門中府以出少商則自
內而出外者爲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
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
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
留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中內絡於心肺

此伯言心主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心主之脈

即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手少陰心經本爲君主之官

而此以包絡爲心王者正以其脈之所行悉代君主而

遂謂之心主之脈也

大義見下文

其脈行於中指之端中衝

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之勞宮穴

伏行於兩骨之間外曲而行出於兩筋之間正骨肉之

際大陵穴之所在也其氣滑利上於二寸之內關穴又

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於小筋

之下留於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之天泉天池而內絡於

心肺兩經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大義見前本輪篇第三節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脰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

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腧焉

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腧也輸者穴也前本輸篇止言心出於中衝云云而不言心經者豈心經獨無治病之輸乎非謂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脉也心爲五臟六腑之大主乃所以藏神者故爲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而邪弗能容若邪容之則心傷而神去人至於死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

在於心而在於心之包絡此包絡者遂得以同於心主
之脉而卽以心主稱之也故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
而已獨不取於心之輸者有以哉

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臟不
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脉出入屈折其行
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
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因衰而補如是者邪
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臟所以止
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諸邪之在心者

皆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伯言心經之病在於外經凡經脈之行於外者偶病耳其心之內臟則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穴耳其餘脈之出入曲折所行之徐疾皆於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行也故本經本輸篇謂治手少陰者卽治心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衝而瀉之真氣衰而補之如是者則邪去而真固有以循天道四時之序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柰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澹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

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爲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未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臟而決死生視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

此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也第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而伯尚未言故此以持鍼縱捨爲問伯言必先明知手足十二經脈之本末其各經何起何止也皮膚之寒熱各經之分肉孰寒而孰熱也及人迎氣口之脈盛衰滑濇其脈之滑而盛者病富曰進脈之虛而小者病久以持若大

而帶濇當為癰痺如人迎氣口若一則脈為闕格病當

難治大義見四時氣禁服終始等篇胸腹為本四支為末比本末尚熱

者其病尚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惟是也

又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脈之大小滑濇體之

寒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其

病也又以目為五臟六腑之精此語見本經大惑論視其目之五

色以知其五臟而決其死生又視其血脈之陷下與否

及血脈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癰痺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斯可以行

持鍼縱舍之法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

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
與肉裏瀉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
得居

此伯始以持鍼縱捨之法言之也凡持鍼之道欲端以
正安以靜先之病之虛實以行疾徐之法始用左指按
其病人之骨右手循穴以施其鍼方鍼入時無與肉裏
欲行瀉法必端以正欲行補法必閉其膚助鍼導氣斯
邪氣可淫泆而散真氣得在內而居矣

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
納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此同第四節扞皮開腠理之問而伯言其有法也所謂
扞皮開腠理者因其分肉之在何經而扞分其皮以開
其腠理而入刺之也先以左手別其皮膚然後右手微
納其鍼而徐徐端正其鍼以入之斯乃扞皮開腠理之
法其神氣自然不散而邪氣乃得以去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
臟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
有邪其氣流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腎有邪其氣
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
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

得屈伸故病攣也

前四留

子俱當作流惟流故
文佳留之留准作流

此明言八虛可以候五臟也八虛者即下兩肘兩腋兩

髀兩膕之間由五臟內虛以致虛邪客之而為病也肺

之經脈自胸之中府以入兩肘之俠白等穴心之經脈

自肘上極泉以行於少海等穴故肺心有邪其邪氣當

流於兩肘也肝之經脈自足大指之大敦以行於腋下

之期門等穴故肝有邪其邪氣當流於兩腋也脾之經

脈自足大指之隱白以行於髀之血海等穴故脾有邪

其邪氣當流於兩髀也腎之經脈自足心湧泉以行於

膕之陰谷等穴故腎有邪其邪氣當流於兩膕也

膝後曲處

為凡此八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脈之所遊非邪氣惡血可以住留之所若住留之則經絡傷而骨節機關不得屈伸其病當為拘攣矣其始也由五臟虛而邪氣流於八所其既也即八所而可以候五臟故曰八虛可以候五臟也

○通天第七十一

內言人有五等皆稟氣於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畧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畧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

靈樞 卷八
人少陰之人太陽之火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火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此舉五等之人而槩言之非徒有陰人陽人而已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

此太陰之人也

內納同惡去聲

此卽太陰之人而言之也下齊湛湛者內存陰險外假謙虛貌似下抑整弊湛然無私也好納而惡出者有所得則喜有所費則怒也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者心似和氣不卽順應而或有舉動必已隨人後起

與人利害以爲趨避也其深情厚貌奸狡虛詐之行如此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

好俱去聲

此卽少陰之人而言之也小貪者比太陰之人則小異耳其心以賊害爲主則同於太陰之不仁也人有所失彼則喜之若已有得也人有所榮彼則怒之若已有失也好傷人好害人其心忌嫉而無恩者如此

太陽之人居處於於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無常悔此太陽

之人也

此卽太陽之人而言之也。於於無爭之意。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卽孔子之所謂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者。是也。志發於四野者。事不畏人知也。左傳云禘諶謀於野則獲謀於室則否。此才性之蔽。爲事如常。爲事止庸常也。自用者卽中庸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少陽之人。謔譎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此卽少陽之人而言之也。謔譎者凡事自審也。好自貴者妄自尊貴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
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此卽陰陽和平之人而言之也無爲懼懼欣欣者不因
物感而遽有喜怒也尊則謙謙者位尊而愈自謙抑也

易曰謙尊而光譚而不治無爲而治也曰至治者不治之治也

古之善用鍼灸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瀉之虛者補之

此結上文而言善用鍼灸者必視其五態而治之也五別

態之法見下第十
四節至六十八節

黃帝曰治人之五態柰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

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瀉不

能移之

此言治太陰之人之有法也多陰而無陽與少陰之人多陰而少陽者異矣惟陰多故陰血濁惟無陽故衛氣濇惟多陰而無陽故陰陽不和况筋緩而皮又厚必當疾瀉以移其病也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腑不調其陽明脉小而太陽脉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

此言治少陰之人之有法也胃小故陽明之脉小也腸大故手太陽小腸之脉大也血易脫而氣易敗故當詳審以調之與疾瀉太陰之人者不同也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瀉其陽陽
重脫者陽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

此言治太陽之人之有法也惟少陰故不可脫其陰惟
多陽故當以瀉其陽若陽氣大瀉則陽至重脫其病爲
狂若陰陽皆瀉而至於脫則當暴死不知人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
虛陽獨瀉其絡脉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此言治少陽之人之有法也惟絡脉大故獨瀉其絡脉
則身強若瀉之太過以致氣脫而出速則中氣不足病

不能起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

邪斜同

此言治陰陽和平之人之有法也

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眾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令於眾者

也。毋無同卒音粹別音驚

此帝以難知五態之人為慮而少師言常人不能知也

下文乃詳言之

黃帝曰別五態之人柰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黢黢然
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矍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一
此言太陰之人之態也黢黢甚黑念然下意即上文下
齊湛湛之意也臨臨然長大之貌也其矍雖長大然直
身而非偃僂之狀也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
此少陰之人也

此言少陰之人之態也清然者言貌似清也竊然者消
沮閉藏之貌雖曰清然竊然實以陰險賊害爲心即上
文所謂賊心者而始有此態也其立也躁則不靜嶮則

覬望其行也伏如偃僂此其內藏沉思反側之心故耳
較之太陰之人長大其臞然未偃僂此狀可以辯耳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脰此太陽之人也

此言太陽之人之狀也車之向前曰軒軒軒然者猶俗
云軒昂也儲儲者挺然之意若反其身而在後視之則
其脰似折亦不檢之態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撻其兩臂兩肘則常出
於背此少陽之人也

此言少陽之人之態也據其態乃多動少靜非檢身若

不及之道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顛顛然愉愉然

然豈豈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此言陰陽和平之人之態也委委然安重貌詩君子偕老有委

委隨隨然不急遽也顛顛然尊嚴貌詩卷阿詩愉愉

然和悅也論語云愉愉如也禮云周旋中豆豆

然不亂貌君子者自聖人以至成德之士皆可以君子

稱也禮運云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蓋指出